礽潭集

焦云此道雖言當不僅工師友間得

焦云枚臯敏相如工梁武之評自當說得是

初潭集卷之十三

師友三

一爲文

枚臯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温麗枚臯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渙然而興幾

說得是

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木華字玄虛玄虛爲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後張融亦作海賦賦曰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鎭軍將

焦評驚人語

軍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增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已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

李生喜也

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
斯矣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王
隱晉書曰摯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永嘉五年洛
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
長筆才衆坐廣譚虞不能對退虞筆難廣廣不能
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
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

焦云亮字犯諱

焦云金谷蘭亭千載如見卓吾並述之詳盖深有取云

戸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峥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庾闡始作楊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金谷詩叙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别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

中或高或下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濵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蘇紹字世嗣年五十五爲首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忻色時在蘭亭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各賦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蘭亭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蹔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劉云聞牛黄可治癲右軍專嗜牛心故癲中亦得二十字

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悲夫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右軍嘆曰癲何預盛德事耶

焦云子建七步詩袁虎倚馬文今然成何用卓吾撻此筆紙不長嘆也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與袁倚馬前令作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

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又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劉氏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

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征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

焦云以文相知者

相賞得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嘆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羊孚作雪贊賦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遒進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於時始雪

焦云好先生

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廳事上版至郎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有人止之照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

劉云文雖虛心更難

韜知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大奇之

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善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護門草出

焦云可見入有同心莫患世間無具眼

劉云寧失世祖心豈可作歪文後照爲亂兵所殺原不爲歪文得

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鮑照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爲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免

說得可憐

沈約每見王筠文嗟咨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遥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

焦云紀少瑜夢得筆而文通進江文通夢還筆而才盡文章果有鬼神耶

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罷宣城郡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柳惲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誰將腸胃灌江水沙石於今作篆文

王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

梁簡文答新渝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

焦云苦思

以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庾信字子山新野人父肩吾梁中書令信仕梁爲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元

劉云世間名士恐皆崔信

帝卽位來聘遂留長安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温子昇文章清婉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崔信明自誇其文謂過李伯藥一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忻然多出衆篇世翼一覽便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

焦云苦工

水引舟而去

祖士言深好奕棊王處叔謂之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斿作急就章便爲没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不稱而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全予棲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

劉云省他人投水也

焦云好揔裁

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王勃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藳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羣臣應制賦詩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名接取唯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辭氣已竭宋猶陟健舉

焦云躲趣

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

孟浩然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閒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楊大年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總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頃刻數千言門人疲於應命

焦云樂趣

劉云其詩定是葫蘆啼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康球居蜀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沈没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道標詩章比之潛陸當時吳興有清晝會稽有靈徹語曰霅之晝能清秀越之徹洞氷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

焦云將以反說約也故集博物

之敵皎然字淸晝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二博物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竇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旣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孝標曰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卓吾曰或出投刺門生未可知也或如神秀之徒惠明乎此必然是盧子幹然盧植寔非惡人

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年二十一研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久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盧

劉云執手嗟別寧有殺人心

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栢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

鬚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僊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饑而已

束晳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束氏晳博學多識元康中有人自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作䴵賦諸文文甚俳諧三

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
蜀得之皆莫之識斛律徵曰此錞于也遂依干寶
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
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
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卽返景疑其

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

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簒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沓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毘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沓言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隷之謂之隷事使賓客隷事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隷示之曰卿能奪

集云莫嫌知識少只欠讀書多若前無文獻後亦無徵矣

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奥舉坐擊節摛乃命抽憲簟自製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李後主獻畫牛一晝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焦云墨知墨允又見陶淵明四八目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知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令秘閣取此書旣至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爲執政

奴猶如此何獨無人

蕭頴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頴士每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奥耳

徐鉉博通古今時象斃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

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
月故知之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
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蜼非怪也雨則懸於樹
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別鼯鼠曼倩識騶
虞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
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楊損之
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

焦云陰符經
非讖經也楊
損之文理不

通

焦云漢用李斯篆字文重疊耳非亞之下有心也

劉云過來人語

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葢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好朋友

焦云至言

三談學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爲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亦有心也故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

鄭康成在袁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袁因起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

焦云裴冀州可與言

以聰明可與言也

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應有慙色

傳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俁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

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於時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

此聰明未得肯

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

陸士衡入洛次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神端邁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旣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是輔嗣士衡由此妙達玄理

劉云今之窓僉皆殺才也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著窓前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王弼雖死無可談者幸遇士衡便得一夕之歡鷄初世為人無可談者誓作長鳴鷄以洩其憤邀乃得入宋手置窓前快哉

衛濟川有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只令鶴銜取鶴一一無差

劉云或是三青鳥

袁藏機有三鳥大類鶴每翔空而飛呼之即下令授人語故謂之傳語鳥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曰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按周禮六夢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東坡夢齋銘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

李溫陵曰周公樂令藴子皆一偏之談推測之見青天白日各自說夢不足信也無時不夢無刻不夢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之死夢生夢苦夢樂飛者夢于林躍者夢于淵夢因夢也醒亦夢也蓋無不是夢矣誰能知其故乎雖至聖至神於此無逃避夢中若問其因亦當縮手卷舌不敢出聲矣善亂衛玠形神所不接之問也使得遭遇達磨諸祖豈不超然夢覺之關而何止

支道林名遁

眈名縻寔

差疾已也惜哉好學而無其師真令人恨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以爲然遂不行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迹剡下更學醫術一日遣弟子過會稽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下因示語攻難數十番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

焦云殊不及向四字好裝點

眞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眞長孫意已不如眞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劉孝標曰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

阮光祿名裕

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於時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玄黃取其儁逸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

劉云屈于小品伸于小語支公小小屈伸

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興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僧意在瓦罐寺中王苟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

雖是大話亦
是一句話

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曰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遵明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

徐文遠博通六經耆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有所未見也

周顒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言捉麈尾來

四十餘載頗見宗録惟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
意此音猥來入耳

初潭集卷之十三終

焦云正與趙文敏學書一律趙初學右軍書不成夫人管諷曰右軍後學誰趙遂悟書法觀此可以悟為文矣

初潭集卷之十四

師友四

一音樂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以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

嗟夫學道亦若是矣學入者未至舍己者未盡及至海天一色四顧無依驚恠駭愕不能以己不可致思矧可晤語自然之音見矣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能無悲乎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飲比往客有彈琴者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

命告主人主人自起追之中郎以告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中郎咲曰此足以當之矣

吳人燒桐以爨蔡邕聞火烈聲知是良木因裁爲琴而尾猶焦故時人名爲焦尾琴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獨坐彈琴夜分忽有客來詣與康語辭致清辨因琴而彈爲廣陵散聲調絶倫遂授康仍誓不傳於人

焦云傳矣不絕

真輕薄

嵇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嵇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耻與魑魅爭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彥回與王彧謝莊等共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柳吳興惲時爲齊

竟陵王法曹參軍王有謝太傅鳴琴手授吳興吳興彈爲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矣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其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彥伯請受女曰此非艷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而歌歌畢遂去

段由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

聲正合類聚

趙師字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薛滿

洛中董氏畜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

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

詠南薰

車谿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

琴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

客莫不自失隆茂宗因畫爲據琴圖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番

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

曰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曰

汝愼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帝果

劉云亦各從其好

死江都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内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砑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

桓南郡作詩或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竊時人遂呼爲鼕鼕鼓有道人裴修戲爲詞曰

遮莫鼕鼕鼓須須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頽

晉平公鑄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

刘云嗣真之疑便奇

劉云楚歌又
覺多事矣

和

元豐間命楊傑定樂傑欲銷王朴舊鐘詔不許令輔臣至太常按試傑令擇朴敞鐘陳之有樂工不平夜潛易去明日輔臣至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工扣之音韻更佳乃大沮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是也

劉越石爲胡騎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胡笳

賊皆流涕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去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
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
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勗意忌
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
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
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堅如鐵石截為笛以遺
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吹之寥亮逸

發俄有客呼船同載旣吹笛其音淸壯山石可裂
年平生未嘗見也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
粉碎客散不知所之

伏滔長笛賦敘曰予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
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
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睡之曰良竹也取以爲
笛音聲獨絕故歷代傳之而不幸折於孫綽妓之
手惜哉

王子猷在渚下舊聞桓伊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

於岸上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
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
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國寶搆謝太傅於孝武太傅患之一日帝召桓
子野飲命桓吹笛桓即爲一弄放笛云臣於箏雖
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臣有一奴
善吹笛并請召之帝善其調達乃令召奴既吹笛
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
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

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鬍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北人舊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袁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酒酣而歌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遂爲三絕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驎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周聞之高帝召齊田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宫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𢪛莊子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

焦云李嗣真之黃鍾田父之玉尺廉郊之蕤賓鐵皆物類相應者若李牟之笛成毀有數耶

疎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横也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如此

二藝術

軒轅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

劉云此夜前星何如耶

提名曰景星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晉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京師肆赦必立雞竿

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宫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乃止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顔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淸朝子貢乘舟而至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璥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

王旱晨立門内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

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赤白從西南來至卽取我不聽與妻子别早卽入召家人沐浴帶書囊出門俟日中至果促上馬詣大武行宫時凉州未克也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陳亡之年淮流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矣

劉云但知沙漲桑田豈知桑田滄海

焦云死姚崇能筭生張說此亦穿穴使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桑田水去墓數十里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

然耶大臣柄國不任賢而信讒黷貨得免其身幸矣

奇

郭能脫王之厄而不能自脫日中厄何

巳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得金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

乩豈其可脫與否一由數定公但能預知之者耶

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

劉云加一其字便是人為者

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題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題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會略六壬遁甲俱無重貴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士侯王在戶不寧曰某生時錢文穆王詰寧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襁籍徘徊方去

安定嵩眞明筭術成帝時人眞常筭其年壽七十

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令果校一日眞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椁即以葬焉

趙達治九宫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不可校此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逵嘗過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肴也逵因取盤中隻著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大笑曰以卿善射故以相試遂出酒肉酣飲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綦母懷文云此人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李寬爲常侍門下盧生語人曰據公面部所無者

焦云死子即子客寓即宅水底即冢何謂三無

三無子無宅無冢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乘舟歸舟破骨沉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答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因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

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
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
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虗落名曰
神刀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
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
之日行百餘里子暅之亦有巧思當其誚微之時
雷霆不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搆乃

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瀑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眞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爲機環轉運四周而

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又有九層博山香爐纍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能運動

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欹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棋

齊卞敬家無患枕贊云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無患木名程雅問櫨木曰無患何也曰昔有神巫曰滛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柳士隆雙鎻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淸談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别龜甲價至一萬

彈棋始自魏宮内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棋妙踰於帝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

䰟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奕棋夜夜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加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

可恨不載奴姓名

意哉琛悵然慚遂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

李納性卞急而酷嗜奕棋每下子極寛緩有時躁怒家人密以棋具置前便忻然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荀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

放馬者相去里許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王武子嘗乘一馬着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

安得不精

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伯樂相馬經云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闌筋豎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團如麴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楚王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

明月名光豐樂名羨

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堅時年六十餘矣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

還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
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
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兒遠甚矣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
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
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
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
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
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兒下羊膋

劉云取速効而忽遠圖猶曰遲速等死耳竟不知朝所聞何物

褁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未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爲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乃下火而牀

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既起二年果卒
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爲吳廷紹獨謂當用
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延紹密詰
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鴣延紹
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噎因
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
故以甘豆湯解其毒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
何須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

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不見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

焦云技窮矣有技必有窮窮固不妨技然大人弗爲

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秦王俊有疾上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亾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至當必相苦柰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卽發癎不可救也俊果數日薨

三書畫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

濕水經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郡人

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不至始皇怒令檻車傳送次仲首發於邁化爲大鳥翻飛而去落三翮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讐酒討錢足以滅之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

能此藝襲與張芝相善故芝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崔瑗子玉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隂陽袁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人謂草聖芝弟昶黄門侍郎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

焦云筆法通灵神化乃尒何論肥瘦

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苦求不與及誕死盜開其墓得之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

故以蔡中郎狗獒也

弩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既下頭鬢皓然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席地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書者執筆爲先眞書者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曰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好勢右軍甚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

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時王獻之爲吳興守見欣
愛之甞入縣見欣著新練裙晝寢遂書裙數幅而
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沈約曰羊敬元長隷書子
敬之後可以獨步故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
望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羊不奉命元顯怒
以爲後軍舍人此職本用寒人羊意安恬不爲耻
已

齊高帝善書謂王僧虔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
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梁江夏王鋒四歲即倚井欄爲書書滿洗去復更書晨興不拂㥋塵先於塵上書至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也

武帝雅重蕭子雲嘗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後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來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望船三十餘步拜行而前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丁覘與智永同時世稱丁眞永草

僧懷素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烏彤謂之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矣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又曰草書暨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晩歲顏太師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

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眞卿微笑經歲不言懷素又辭去眞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眞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定勢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淵妙代不乏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懷素俗姓錢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書故鄉中號爲大錢師小錢師

如此好書安得不好凡事皆然靡不成者

米元章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書相易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

久久自熟凡事皆然

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胡汲仲謂趙子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曰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

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此亦通

焦云題亦好

人之一蔽也

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甎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甎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

舒雅得海螺甚奇以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班道人往詣門下書材糙澀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登光地菩薩

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

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衺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

是真寔語雅
畫形容

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孫權使曹弗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眞以手彈之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

荀濟北名勗

獺競逐一時執得

白獺數頭常遊洛水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徐晝

固精白獺善嗜夫人亦然總不避死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動宅遂

空廢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愷之）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好丹青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

只得如此道亦畢竟是變化去也留譜與人

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戴安道中年畫行象甚精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

卓吾子曰此答來善予曰代答一轉語云與俗人看便是真俗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

劉云画有韻
言亦有韻

楷雋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荆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之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姸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劉云此法原未易傳宜與廣陵散同絕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虛得名耳明日再往曰猶近代佳手後日又再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

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即令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斯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

跏趺坐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庽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

張乖崖鎮蜀雅聞孫知微名欲與相見一日聞知微在僧舍亟揖車騎詣之知微卽投閣遁去後乖崖還朝路出劍閣逢一村童負篋迎於道左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曰公所喜者畫也謹以爲獻公知是知微卽問童子所在童子曰去已遠矣及馬知節來守成都與知微游處甚好得其畫甚多馬

解金帶贈孫孫繫金帶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復出也

郭恕先仕於朝跅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無塵埃氣子瞻爲之賛長松參天蒼壁揷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濛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初潭集卷之十四終

智入

初潭集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清言

司馬建公嘗舉曹公爲北都尉後公進爵爲王召建公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不建公曰昔舉大王時乃可作尉耳建公司馬防也懿之父

張君嗣在益州爲雍闓縛送與吳武侯遣鄧芝使吳令言次從孫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吳王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臨發引見問曰蜀卓氏女亡奔

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初雍闓送裔時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内實麄不足殺也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吳王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

知愧猶可愧即不死也

與語連往詰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
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
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
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
座大笑

邵貟與虞俊鄰居貟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温朱
據會清言竟日温等重之於是吳中盛爲俊談貟
聞而嘆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
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可以愧死矣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大將軍命謝幼輿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旣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

劉云以誤解誤尤復佳

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庾法暢握麈尾至佳庾太尉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當由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與裴成公阮千里

焦云微言难知言者尤难伯玉亦人之水鏡也

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
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
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
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
若披雲霧覩青天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
爲後進領袖
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

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

道一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

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風

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

便已皓然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

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

對言皆有餘子春與衆曰此少年言論正似司馬

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

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
神童
初管輅父爲瑯琊即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
舍講學郡中贇太守單子春聞公明一贇之雋請與
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公明曰府君明士加
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
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
清酒與飲酒盡問曰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
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

快活真快活

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
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爲
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單稱嘆不已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
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明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
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
超玄著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
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

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
長史王藍田謝鎭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
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
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返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
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
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
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
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翣如生母狗馨

既是臭腐之物何以終日書空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人以爲名通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温

此寔語非名通

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畧麤舉一往叅詣由是知之劉孝標曰僧淵疑是胡人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般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畧無正方圓者一時絶歎以爲名通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

於將曰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為來逼人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

王仲祖名濛
劉眞長名惔
殷中軍名浩

酬羣心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謝胡兒名朗
王文度名坦之

王長史與劉眞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遥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

眠語槌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長康云漸至佳境

桓南郡與殷荆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

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劒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叅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甞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刺謁繪繪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嘆其辯速

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齊席毘清幹之士畢郄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若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

融幅巾奮褏談辭如雲胥每捧手歎息

稽含與二陸談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判薄氷秋風之掃枯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友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自出訪客詼諧放蕩略無畦畛有不能談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焦云無聊之極思

以荀有減容趙少飲食也

二嘲笑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穉長可使監厨請客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童子白黒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

阮德如嘗於厠見鬼長丈餘色黒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

果然愳赧愧而退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

王劉每不重蔡公嘗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雋云翻案好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問之曰老莊與聖教同異曰將無同太尉善之辟爲掾故世謂之三語掾衛玠嘲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自可無言復何假一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恆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庾曰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忻然

刘云楊公鶴正可名爲榻上刘

焦云与禄山之悼林甫恰好一双

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以相比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說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江不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

不休
阮光祿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
之阮遄疾而去劉尹時爲會稽歎曰我入當泊安
石渚下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
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
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

符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朗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裴景仁秦書曰朗堅從兄堅爲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

謝鎭西書與殷揚州爲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耶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

劉云謝亦太輕薄

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販絝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何敢譸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投之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即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眞者范性矜

焦云百年一瞬為欢几何终日不快出是悪事

假多煩故嘲之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桓南郡與殷荆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不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

刘云捷甚

懷

謝瀹嘗與劉悛飲推讓者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大慙

柳昂柳機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用事因賜宴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王輿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殷淳與何勗共食淳羨盡勗曰益殷尊羨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輟筯曰何無忌憚

焦云無益之語終致招尤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王約柰汝癡何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焦云景好

江祏嘗詣謝朓朓言有一詩巳呼取旣而便停祏
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徐常侍聘齊魏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
徐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
公之與蕭何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
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
曰都自非是乃去

刘云何不答日与鹿豕遊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决斷時嘲之曰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途值人驅驢祥語之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别悲涕流漣謝綜時亦同
刑顧謂之曰舅殊不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有詩
曰禍福本無兆性命皈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
一息豈論東陵上寧辨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
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曄宋
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一旬曄更
有生望綜與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
顧盻自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畏死乃爾耶
江從簡是光祿葦子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

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

劉季和性愛香嘗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走

耶後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必爇香一炷所親亦私號伴月香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著亦可識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

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登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

武后時裹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

焦云昌黎云愚正犯文章二字

坊州不生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韓愈嘗語李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彌爲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彌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彌也如下官口何彌笑而

劉云絶對

焦云大蘇此譏賽過范夫人之罵始知范忠宣度量難及

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劉貢父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笑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邪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衆海岳遺事曰元章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見而哂焉時謂其顛而米又歷訴諸執政故世傳米老辯顛帖

秦太虛為御史賈易所彈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

焦云卓吾所取正在不更鳴若啞咿嚅哯梟不如矣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劉云鄉人皆惡之是子貢語此梟東徙殆近子貢也夫子曰未可也

初潭集卷之十五終